

出走

的夏娃

一位大陸學人的臺灣文學觀

兩度來臺客座的大陸教授

以兼容氣度 整體視野

近距離發現臺灣文學的顛覆之美

曹惠民

著

出走

的夏娃
一位大陸學人的臺灣文學觀

兩度來臺客座的大陸教授

以兼容氣度 整體視野

近距離發現臺灣文學的顛覆之美

曹惠民

著

出走的夏娃

——一位大陸學人的臺灣文學觀

作 者 / 曹惠民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林千惠

圖文排版 / 陳宛鈴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0 年 10 月 BOD 一版

定價：42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燈火闌珊處 相看兩不厭

閱讀臺灣文學的經歷，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1979年，那時我剛到上海讀研究生，專業是現代文學，方向是做「五四」文學。當年在北京的《當代》和上海的《收穫》上發表的《永遠的尹雪豔》（白先勇）、《譚教授的一天》（李黎），是大陸最先刊載的境外作品、也便是最早進入我閱讀視野的臺灣文學作品。儘管這兩位作家其時都身在美國，可不知為什麼，那時大家都是把他們看作臺灣作家、臺灣小說的——那時還沒有「海外華文文學」這一說。（也或許，和得知白先勇乃民國時期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譚教授」的原型據稱就是「五四」元老、時任台大教授的臺靜農這些「背景」有關吧）。

初讀之下，不禁暗自驚訝：海峽的那一邊，原來竟也有如此高水準的作品！不由便慢慢地把臺灣及香港的作家作品納入了自己的專業閱讀範圍之內，倒並不是隨便看看消遣的。那時候，我們這些「二進宮」的老學生，有個習慣——從餐廳裏買了飯菜拿回宿舍吃，於是，吃飯時、睡覺前，就是互相之間交流的黃金時段，主要話題呢，不外乎各人當天看的專業著作或雜誌上近期刊登的新作品，常常為一些新作品爭得面紅耳赤，有時忘乎所以、欲罷不能，還真是有點「廢寢忘食」的味道。畢業後到蘇州教書，先還是弄弄老本行，開的課也就是低年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再加上一門高年級的選修課《五四文學流派》，對臺灣香港文學的閱讀習慣雖還是持續著，卻並沒有動念把它引進自己的研究和教學範疇。

1986年的某天晚上，有幾個同學到舍下來玩，海闊天空的閒聊中，她們異口同聲地向我推薦起了三毛，說：「老師，您看過三毛嗎？沒有書的話，我們那裏就有啊，什麼時候借給您看。」她們告知了同學們當下閱讀的熱點，還說不少女生甚至都成了「金（庸）迷」，說來說去，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我能開設有關的選修課。

現在回想起來，1988年我終於下決心在蘇州大學開講《台港文學研究》，把學術視野拓至「境外」，就主觀方面而言，是緣於導師、同窗、學生的三重情：許傑師是「五四」元老，60年前就在吉隆坡主編華文報紙的文學副刊，我師從他讀研時，常聽他講起當年在南洋的往事；北京師範大學的同窗、僑生涂乃賢15年前已經變身為香港作家「陶然」，那兩年重又恢復聯絡，不斷寄來作品；當下，喜愛三毛、金庸、瓊瑤的中文系學生熱切的建議和厚望。就客觀而言，則是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格局調整的整體環境使然，我在拙著《他者的聲音》一書的序中有過說明，此處不贅。

古人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如此地既讀又教，研究遂漸顯必要。很自然地，一篇篇有關臺灣、香港乃至海外華文文學的論文寫了出來，專書也出版了幾種。

收入本書的論文，是我二十多年來研究、教學臺灣文學的部分成果。量既不多，亦似不成體系，今不揣謏陋，以為芹獻。身處江南，研究臺灣（及香港）之學，並無地緣之利，若要寫史，在我，似無可行性：私心以為，倘若不能親自把第一手的原始史料遍讀一過，爬梳剔抉一番，豈可輕言寫史？——文學史書寫之類的「宏大敘事」是我不敢問津的。故所作以研讀作家文本、觀察文學現象為主，兼及對研究方法的思考。倘若有所感有所得，便寫點東西，長短不論，務必要有心得（或新得），否則不寫也罷。為學謹以「四不一沒有」自勵：

不譁眾取寵，不人云亦云，不信口開河，不故步自封；沒有感悟、心得絕不動筆。幾十年來大陸的風風雨雨曾經親歷，「文革」中的閉門讀禁書，仍自歷歷在目，在南北兩所最好的師範大學曾親聞聲咳的師長（如北京師大的穆木天、李長之、陸宗達、啟功、俞敏等，華東師大的許傑、施蛰存、徐中玉、王元化、錢谷融等）幾乎都曾遭遇過不公平批判和非人磨難的經歷，給我的問學之路、治學之思刻下了濃重的印記：任何時候都要有自己的堅守，趨時附勢不為，批判文章不寫，敬畏學術，把文學的還給文學，與其被意識形態所左右，莫如為情造文。

從私人的角度說起來，臺灣本與我的家族和個人素無因緣，在那裏，可謂既無親眷，亦無朋友。但自從閱讀了臺灣文學作品（後又延伸閱讀了不少兩岸有關臺灣的各類出版物——特別是歷史書和旅遊書）以後，竟從心底裏對臺灣這個地方平生出一份親近感來，讓我自己也不禁暗自稱奇。後來因緣際會，還真結識了不少臺灣朋友——多是學界中人，彼此相處甚洽；又四到臺灣，兩度客座，全臺北西南東中幾乎「走透透」，更令我越加喜歡這方山水這裏人。如此讀、行、觀、思，相激相蕩，互動共生，我和臺灣之間的情分，就用得著幾句古人的詩了：「我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辛棄疾）「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李白）對我而言，臺灣就是我的「青山」、「敬亭山」。

回想這二十多年，在我的閱讀經驗和情感經驗中，臺灣文學、以及由此而來的「臺灣」的種種，真可算是我無日無時不在心中追尋的一份「愛」。如今，重看這些年寫下的這些關於臺灣的文字，油然想起的，居然又是辛棄疾的那幾句絕妙好詞：「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但願我這些觀察和思考，能讓賞光閱讀拙著的臺灣朋友知悉，有一個大陸學人，是這樣觀察臺灣的文學、思考臺灣的種種的，雖說卑之無甚高論，但皆出諸真情。倘能如此，則於願足矣。

曹惠民

農曆庚寅年4月16日於姑蘇

目次

自序：燈火闌珊處 相看兩不厭	1
----------------------	---

輯一 現象流派論

顛覆之美——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學之走向	3
出走的夏娃——試論臺灣女性寫作敘述主體的建立	15
臺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	29
臺灣自然寫作的流脈	41
記憶在山海間還原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身份書寫與文化內涵	55
在顛覆中歸返——我觀旅臺馬華作家群	71
華文鄉土文學的真價	79
現代派詩歌：從此岸到彼岸	89
藍星·余光中與新月	97
通俗小說生態的比較考察	105

輯二 作家作品論

蕭條異代不同時 ——《亞細亞的孤兒》與《倪煥之》對讀	117
鍾理和原鄉書寫的悲情	129
戰後臺灣鄉土散文七家論	135
情愛·佛理·人性——華嚴小說的一種觀察角度	169
客子光陰詩卷裏——鄭愁予印象	179
張曉風散文的感受方式	181

明麗的詩心——讀古月的「藝術家側寫」	187
傾聽你那苦澀的旋律——席慕蓉詩二首細讀	193
李昂與蘇青——關於「殺夫者」，一種跨時空的潛對話	197

輯三 格局方法論

「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	207
現代中華文學大視野	211
兼容雅俗與整合兩岸	227
整體視野與比較研究	243
地緣詩學與華文文學研究	249
「空間離合」與「時間先後」	259
觸摸歷史的「細部」	265
求深務新，銳意精進	
——大陸的臺灣文學博碩士論文寫作漫議	271
卻顧所來徑 蒼蒼橫翠微	285

附錄

一個美好的學術設想	
——評曹惠民著《多元共生的現代中華文學》與《百年中華文學史論》／吳義勤	297
中華文學之海中的方舟	
——評曹惠民教授的學術理念／趙慶慶	303
在「互動」中提升——導師與研究生的對話／司方維	315
大陸臺灣文學研究博碩士學位論文目錄	
(1990-2009)／曹惠民 趙叢娜	323

後記	337
----------	-----

輯一

現象流派論

顛覆之美

——19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學之走向

很多論者都認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臺灣文學，大體上可以分為這樣幾個階段：（1）1950 年代：「反共文學」為主導，（2）19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成為主流，（3）1970 年代：鄉土文學為主軸。這三個「10 年」，文學發展的大趨勢，似乎比較清晰，大體上十來年有一變，能比較清晰地看到此階段與前後時段的區別；（4）但到了 1980 年代，特別是取消黨禁報禁、開放赴大陸探親、臺灣社會「民主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以後，文學的即時狀態與發展趨勢，已不再如此前三個十年那樣，更迭有序，主流鮮明，似乎進入了一個相對無序而又多元發展的時期，也很難找到一種主導性的、或堪稱主流的文學思潮。這種情況在 1990 年代更形突出，似乎文學的發展脫出了原先的軌道。

現在要問的是：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的發展是否無脈絡可尋？是否真的雜亂無序，而無法為其定位？80 年代以來的文學與 50～70 年代的文學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近 25 年來的臺灣文學可以以怎樣的面貌進入文學史？

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的地理版圖上，確實出現了一些文學新地景，頗多新人耳目之處。這些文學新地景（比如：原住民文學、自然寫作、政治小說〈含牢獄小說、選舉小說、「二二八」小說之屬〉、同志文學、酷兒寫作、旅行文學、飲食文學等）究竟是怎樣萌生發展的？它們是否已形成了文學創作的新的文體或次文類？它們和前此的鄉土文學、「反共」文學、現代派文學、環保文學、遊記小品……是什麼關係？

臺灣文學新地景延展了臺灣文學發展的脈絡，應是無可置疑的一種基本體認；同時，它們又更鮮明地呈現出對臺灣文學此前發展脈絡的顛覆與寫作路向的別擇，也是不爭的事實。

顛覆，成為 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發展的主要走向。原住民文學、自然寫作、女性主義文學、同志文學、酷兒寫作、政治文學、旅行文學、飲食文學、後現代文學、網路文學……一一形成了對鄉土文學、報導文學、女性文學、情愛文學、遊記小品、現代主義文學、流行文學……等的強烈顛覆，表現出強勁的驅動力，為臺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頗多新異的次文類，呈現了 20 多年來臺灣文學的新的生態結構。

本文選擇原住民文學、自然寫作與同志文學—酷兒寫作作為考察場域，略論其發展及如何呈顛覆之能事，並初探未來之文學史當怎樣書寫，以為芹獻。

一、原住民文學

長期致力於原住民文化振興與推展的孫大川博士在為他主編的《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所寫的《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一文中說了這樣一番話：「1970 年代中期引爆的鄉土文學論戰，固然高舉本土的旗幟，但他們所謂的本土仍然是漢民族本位的本土：敘述的場景，從蘭陽平原到嘉南平原，從漁港、茶山到田埂；依舊是平原、稻作民族的思維邏輯。相較於夏曼·藍波安的海、田雅各的山、瓦歷斯·諾幹的島嶼，以及原住民文學中隨處流露的神話和宇宙想像；漢人的本土是現實的、政治的，缺乏『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莊

子·逍遙遊》)的高拔之勢。當然也無法真正理解、欣賞整個南島民族遼闊的海洋心靈。」¹

這段話被特別醒目地印刷在選集各冊的封底上。孫大川的這段話，一方面把原住民文學與鄉土文學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又嚴為區隔（漢族）鄉土文學與原住民文學，認為前者是平原、稻作民族的思維邏輯，後者是海洋、漁獵民族的思維邏輯。換言之，原住民文學不屬於（不是）鄉土文學。

筆者以為，此話頗有可議之處。所謂鄉土文學，自然是以鄉土為背景的文學，但這鄉土，恐並非僅指鄉村、土地（平原），也應該包含山林、海洋、島嶼等，都是廣義的鄉土，是一個人的生身之地、血親之地的母土。除了平埔族（如凱達格蘭、葛瑪蘭、西拉雅等生活在西部平原地帶，19世紀末已完全漢化）以外，臺灣原住民主要生活散居於山地、海洋及海中的島嶼（如蘭嶼），他們祖居於此，產生與發展了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信仰、習俗等；形成了有別於漢族（及平埔族）的種種外在與內在的族群質素，這是無庸置疑的。如果以一種開闊、開放的觀念來詮釋「鄉土文學」這中外文學史上重大的文學現象，那麼，臺灣原住民文學就是原住民的鄉土文學，就應當把臺灣原住民文學認作是鄉土文學的組成部分。鄉土文學以鄉土（特別是故鄉）為背景，寫鄉人鄉語，敘鄉景鄉事，原住民文學（寫原人原語，敘原景原事）與一般認為的（漢族）鄉土文學並無二致。當然，臺灣原住民文學確實又有不同於漢族作家寫作的鄉土文學的內涵和風格。除了自然背景的不同（漢族作家也有以山、海為背景的作品，如粟耘

¹ 孫大川《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孫氏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封底，臺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3月。

的山林散文、黃春明以宜蘭蘇澳海港為背景的小說等)，最重要的區別在於，臺灣自日據以來到 70 年代「鄉土文學」大論戰前後的鄉土文學，始終與政治、國家（國族）議題有太多、太深的聯繫，處理的是社會性強、意識形態也比較明顯的主題，從賴和、吳濁流……到陳映真、宋澤萊……莫不如此。而原住民文學則集中關注民族文化的基本面。雖在初起階段，發出過相當激昂、高亢的政治抗爭之聲，但其基本關注還處於民族歷史與文化的層面。70 年代開始的臺灣原住民運動，直接催生了 80 年代中期原住民文學的發生，田雅各的《最後的獵人》、莫那能的《美麗的稻穗》、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八代灣的神話》、《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記憶》、孫大川的《久久酒一次》、利格拉樂·阿塢《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瓦歷斯·諾幹《想念族人》、《伊能再踏查》等作品的出版，孫大川發起、主編的《山海文化》雙月刊（1993.11）的創刊、原住民文學獎的籌辦、《臺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共七冊，孫大川主編）等作品接踵的問世，在在都說明，原住民文學歷經二十年的建設，已成了臺灣（鄉土）文學寫作中分外獨特並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一種文學現象。它對於「傳統」鄉土文學（以漢民族為主、以平地鄉村為主）也可以說是構成了一種顛覆，事實上，這正豐富了臺灣鄉土（本土）文學的色調。顛覆也是一種充實。

但時至今日，原住民文學研究仍然十分滯後，其在重要文學場合的屢屢缺席，在在證明著學者的失察與無力。令人震撼的是，外國學者已經遠遠地走在了華人學者的前面，這是令人羞慚的事，豈能不急起直追？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世界文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李福清早在 1992 年即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專門研究臺灣原住民文學，後來還在英國牛津大學開了一門課——「臺灣原住民民間文學研究」，並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神話與鬼話》，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不管是從原住民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關係，還是從它與鄉土文學、寫實文學的關係來看，出自「邊緣」的原住民文學的「原」汁「原」味，正在改變並豐富著既往臺灣文學史的色調與滋味。有眼光的文學史家應該給予臺灣原住民文學以適宜的地位，「漢原溶融」的書寫策略應是可行的願景。

二、自然寫作

目前在臺灣寫作界出版界頗為風行、在讀書界也頗受歡迎與關注的「自然寫作」，最早源自於 80 年代初以韓韓、馬以工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為代表的環保文學思潮。但它與一般的環保文學不同的是，在環保文學中，社會人的身影以介入者的身份一直佔有重要乃至主要的位置；而在自然寫作中，社會人退居於隱蔽的觀察者的位置，處理的基本上是自然界（包括山川、河流、地表、動植物……）的各種存在，較少或基本摒棄了環保文學「社會批判」的性格，轉而形成了對「環保文學」這一報導文學次文類的顛覆。自然寫作又比較側重從正面展示自然萬物原本的美好、可愛，而不象環保文學多是揭示其負面的社會影響（河流、海洋污染、空氣污染、噪音、動物的濫捕、水土流失與植被的破壞等負面現象在報導文學中大量呈現）。自然寫作更多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追求與彰顯二者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正面圖景，重返「天人合一」（而不是「人定勝天」）的傳統自然倫理，壟拓了自然寫作在文學創作中的新地景。

從劉克襄的「鳥文學」（《隨鳥走天涯》、《漂鳥的故鄉》等）到吳明益為蝴蝶建構自身譜系的《迷蝶志》、《蝶道》，從徐仁修的自然觀察記錄（《思源埡口歲時記》、《獼猴與我》……）到王家祥的荒野保護系

列（《文明荒野》、《四季的聲音》等），都可以看到自然寫作已呈現出的斑斕多彩的風貌。作為一種圖文並茂的嶄新文本，自然寫作的文本基本上由三個部分構成：正文，圖照，圖說。文（正文、圖說）與圖（插圖或照片）相得益彰、互為補充，不啻是另類的視覺饗宴。圖照往往拍攝（繪製）精美可鑒，幾達專業水準，給讀者一種「悅讀」的快感，也就令人油然而生對自然萬物的關愛、呵護之情，遠比一味呈現負面的醜陋畫面效果好許多，潛移默化、以美動人，自然寫作的熱賣、風行，也就不足為奇了。

南方朔曾把「自然寫作」定位為「在文學、生活隨筆、遊記、科學、人生感思之間飄蕩，散發著獨特的人文和自然氣息，並將這兩者加以連綴」的文類。²而簡義明則認為「以作者的人文體驗書寫關於自然的行為，都可以稱為『自然寫作』」。³兩位論者都特別強調了自然寫作的作者在書寫「自然」的同時，必須具有的人文素養與人文體驗。這就表明，在他們看來，所謂的「自然寫作」儘管不以「人」為文本書寫的中心，但有關自然的方方面面、色色種種的書寫，必都浸透著作者發自內裏的人文情懷、人文氣息。從自然寫作的那些優秀文本來看，也正是如此。

在自然寫作中涉及的環境倫理、自然倫理、土地倫理、土地美學、生態殖民問題的展開，將對自然寫作及其研究帶來觸動和互動，在這些方面，都還存在著闊大的探討空間。前些年，在臺灣一些大學裏出現了一些以自然寫作為研究課題的碩博士論文（作者許尤美、簡義明、吳明益等），顯示了自然寫作的研究正走向學院的門牆。在這種情景

² 南方朔語，轉引自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第7頁，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

³ 簡義明《臺灣「自然寫作」研究——以1981-1997為範圍》第8頁，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